大众日报客户端 大众日报微信 大众日报 DAZHONG

白云苍狗，岁月不息。古时的辘辘马车，已被往来不绝的汽车取代……

当古诗行至“半程”

文化观察
— 古诗词里的山东① —

□ 本报记者 纪 伟
本报通讯员 吴若萌

在近日出版的《历代诗咏齐鲁总汇·临沂日照卷》中，以区县为单位，唤醒了大量沉睡的诗歌。

其中，清代京闽官道旧线上，仅描绘临沂市兰山区半程镇的诗歌，便收录45首。“这些诗歌总体风格朴实无华，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基调。诗歌内容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描绘旅途风景、展现淳朴民风；一是关注民生疾苦，书写人文情怀。”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曹珂新介绍。

白云苍狗，岁月不息。古时的辘辘马车，已被往来不绝的汽车取代。作为兰山工业大镇的半程镇，高速、高铁、国道、省道四通八达，全国各地的商旅汇聚于此。这些诗歌的挖掘，为半程镇的蓄势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人文动力。

大峪村的大叶柳（资料图）

人世无险夷，小心须严肃

以诗为线，当年古人眼中的很多场景，依旧可以找寻。

半程并未设独立驿站，却处于南北行旅往来的必经之路上。当年，半程这个炊烟袅袅、有桑有田的小村落，如同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为过往行旅提供休憩之所。跋涉人生之旅的灵魂曾在这里发出感叹——

有兴致极佳者，如徐维城有“俯视九州尽，高吟万古空”；

有意犹未尽者，如楼杏春“邂逅难忘此，何时续旧游”；

有思乡情切者，如潘曾玮“枕上安排千里梦，灯前靦缕八行书，偏生归雁近来无”；

有感悟人生者，如顾宗泰“何止行路然，冰渊君子独”；

有忧国忧民者，如周纶“始知荒政繁，轸恤此极则”。

“在有些诗人眼中，半程有时是可憎可怖的。”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刘晓臻介绍，张云璈和李宗昉两位诗人都以《半程湖》为题写了一首诗，描写了雨水冲坏道路，积潦来往之人粘于泥淖之中，寸步难行的窘迫景象。张云璈还吐槽当地人据此谋财，“行人对此空徘徊，鹄面鸠形来数十。以马作船人作驮，客众行囊同负荷。千钱扶一车，百钱持一裹。彼曹视此作奇货，稍不遂其欲，日暮途遥安可过？”

千人千面。随着古人的目光，在古人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鲜活的半程。

清代以前，半程便地处交通要道上。春秋时，从地处海滨的莒国到尼山以西的鲁国，有一条传承千年的盐道。在今半程东侧，有村名“郝埠”。在隋朝时，有鹤姓人来此建村，依托从半程往东延伸的交通运输干线，盐海货商络绎不绝，成为商埠，所以最初命名为“大鹤埠”。

到清代，半程的地位随之升格。统治者为避开水灾频发的兖、徐地区，改官道由泰安经新泰、蒙阴、沂州、郯城出山东境，称山东东路，亦称京福官道山东段。

在古人日记中，对半程也多有记载。1800年，作为副使的清代官员李鼎元，奉诏赴琉球册封琉球中山王。他作《使琉球记》，对行程所见所闻、所历所思，语焉甚详。其中记历半程所见：“又二十里，宿青驼寺。……十五日，阴，微风。山行五十里，过沂州徐公店驿，至伴城食。山於此尽，平郊麦苗较茂。又五十里，宿沂州府沂州驿。”

李鼎元所言伴城，即今半程，李鼎元从青驼寺驿站向南至半程，只觉得“山於此尽，平郊麦苗较茂”，那是因为自半程向北而行有一岭，名曰“大峪”。

大峪岭，地处半程镇北部山区的边缘，由此向北地势开始起伏。“以前汽车少，人们骑着自行车、三轮车经过这里，都得下车推过去。我们村现在叫‘大峪村’，以前叫‘大峪崖’。”大峪村党支部书记孙连江说。

一个“崖”字，点出地势之险。清代进士顾宗泰所作《发伴城遂踰大峪岭》：“山自伴城来，层峦互起伏。此岭势较高，苍寒夺人目。舍车蹑盘陀，随径历崖谷。回看车下坡，失势奔圆轴。”这大峪岭地势之崎岖、之险峻，让不得不下车步行的顾宗泰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他更发出了“人世无险夷，小心须严肃，高峰亦平陆”的感悟。

九年后，待顾宗泰再次行经半程，他的马车走到大峪岭前已至夜半。他挑起车帘，明亮的月光洒满山林。他走下马车，准备走“之”字形费力地翻过崖岭。他到岭顶时，回头看来时路，仍心有余悸，“岂必太高危，即此心震肃。我行亦已屡，惴惴恐不足。何止行路然，冰渊君子独”。

“乾隆沟”旁立大叶柳

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测绘的《山东省地图》中，大峪村便被标注为“大峪崖”。相传，该村在明洪武年间建村。在漫长的村史中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传说，最有意思的莫过于“乾隆沟”的故事。

说起“乾隆沟”，不得不提大叶柳。大叶柳是一株粗壮挺拔的大柳树，伫立在大峪村村委门前，树下有一台石碾。茶余饭后，村民们喜欢聚于树下，纳鞋底、逗孩子、拉家常。

传说，乾隆皇帝南巡途中经过半程镇，不知是不是翻过大峪岭让队伍感到疲惫，或面对突然平坦开阔的风景让他想要驻足停留，他曾背靠大叶柳，休憩片刻。

传说可能为真，当时县官为此事专门立碑。只可惜，石碑在特殊年代被充作桥板，后又因道路修建被埋于地下。2020年夏初，大峪村将大叶柳下的石碑挖出。经历过漫长岁月的摧残，只有一块石碑上尚有“道光八年六月”几个字迹隐约可见。

孙连江说，大叶柳曾遭雷击枯死，但在清朝末年重新抽枝发芽，枯木逢春，直到今日仍枝繁叶茂。据说乾隆皇帝在大叶柳下歇脚后，向南而去，顺着一条小路走回官路，这条小路一侧便是“乾隆沟”。

乾隆皇帝走过“乾隆沟”只是偶然，并不在原定路线内。皇帝出行，线路规划必然十分严谨，各地州府也是准备充足。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初十，山东巡抚崔应阶奏称，山东省境内自德州至郊城，计陆路八百零二里，分为十三站，内行宫四处，大营九座，尖营二十二座。其陆路御道，要求中心路宽一丈六尺，两旁宽各七尺，并坚实、平整，不得随意弯曲，来前石桥要铺黄土，路面要洒水清尘。

按以上标准，“乾隆沟”的诞生纯属意外。在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巡山东的旅程中，究竟是哪一次路过半程已不可考。大叶柳和石碑，依旧讲述着那段历史。

由大峪村沿官道向南，有一处名为“闵沂墩”的村庄。墩，又称墩台、烟墩，为古代的报警台。明朝至清初，在边境五里设一墩台，遇到紧急情况时举烟为号，放炮一至数声，接递传报。

康熙七年，各省水陆官道均设墩台，下有营房，派兵驻守，有侦缉瞭望、巡逻、查缉匪盗、守卫交通等职责。凡发现寇匪，由墩台举火，如遇紧急军机，皆由其传报，路过官员、粮饷、囚犯皆由其接替护送押解。

闵沂墩村北有一墩台，相传为秦朝时所设。清乾隆年间，现居民由山西省洪桐县喜鹊窝迁来，因此地麦田丰饶又临近墩台，建村时取名“麦子墩”，后因当地口音演化为“闵沂墩”。只可惜，村北的墩台在民国年间被拆除。

继续向南，就来到沙汀社区。在这个由五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社区中，最有渊源可寻的是后沙汀峪村。后沙汀峪村位于古官道一侧，该村发现新石器及商周文化遗址。在四千五百年前这里已有人类文明。

“沙汀”字面意思为临水沙平地，最早出现在柳永的诗词“沙汀宿雁破烟飞，溪桥残月和霜白。”“沙汀”作为村庄的名字总是让人充满遐想。这里也曾经是诗经《采薇》里描述的样子，蒹葭苍苍，在水一方的爱情故事，也许曾在这里演绎。

“半城”“伴城”与“半程”

在半程，有诸多不可考究的历史片段。关于半程的地名来源，也是众说纷纭。不过有史可查，有据可依的莫过于两种。

一说半程曾为南梁大将王僧辩屯兵的地方。古汉语中“辩”通“辦”音，称这个古城为“辦城”。史书中记载半程多为“半城”“伴城”或为其演化而来。《太平寰宇记》记载：“王僧辩城，在县东北五十里。梁将王僧辩屯兵于此。”

上述的县，即临沂县，“临沂县，依旧三乡。本汉旧县也，属东海郡，东临沂水，因以为名。……隋开皇十六年，于今县理东二十六里故邱城复置临沂县，属沂州。”位置大约可覆盖今兰山区，而兰山区东北五十里正是半程镇所在。

王僧辩，字君才，南朝梁名将。他出生在北魏，是一名“官二代”，学识渊博，在北魏当了几年“公务员”，后来随父亲跳槽到南朝，追随梁武帝之子湘东王萧绎镇守荆州。他智勇兼备，所经战阵，屡获胜利，官至骠骑大将军、尚书令。

在那个政权不稳、朝局动荡的年代，将军不是在征战就是在征战的路上。在王僧辩戎马的一生中，他曾率领他的将士们在这里停留。随着战事推进，在某个清晨，大将军挥舞着长枪拔营而去，而他的名字却留在这个小镇。

与历史人物的演绎不同，另一种说法认为，最初的半程镇，是从北京到南京，到此为半程。其实，半程并不是两京之间的中心，距离北京稍远，距离南京略近。确切地说，半程应在沂州府城驿站至青驼寺驿站的中点上，青驼寺驿站距临沂县驿站九十里，半程距临沂县四十五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半程。

两种说法，均有其合理性。1月7日，在半程商贸市场东侧晒太阳的居民咸玉广说，他幼时便听老人讲过驿站故事。一个县官到半程，一天晚上出于好奇，拆了一封官府文书。在油灯下面看时，他一不小心，文书烧掉了一个角。偷看官府文书本来就是个大罪，现在又烧坏了，是犯死罪的。

县官赶紧请师爷救他，师爷说：“我能救你一命，可不知多少人会因此丢官。”他拿起那封信，放在火里烧掉，将空信封继续向下传递。结果，到了目的地，信封里什么也没有，也查找不出在哪个驿站出了问题。驿官也只得到一个撤职处分，没有掉脑袋。但沿途所有的驿站都受到牵连，撤销官职。

在途经半程的行旅中，有诸多见证历史瞬间的人。三百多年前的一天傍晚，途经半程的清代文学家洪昇遇到了运送军事辎重的羽林军，只见“腰间插羽箭，臂上悬雕弓。铁衣带残雪，朱旗翻朔风”。一派肃杀之气，被这支队伍护送的是几门大炮，心系家国的洪昇赶忙上前询问，得知羽林军是要把大炮等火器运往闽中，他不禁想起了这三年里战事频发的东南沿海，感叹道“钓台堆骨白，剑津流血红；荆棘万家长，鸡犬千村空……哀哉濒海民，丧乱安所穷……”

在半程东侧的北褚庄村，据传清康熙年党争之人的褚姓官员，顺着官道南下，来此立村，后因犯罪被抄家，族人不知去向。半程的传说还在继续……

傅雷式教育引发的“虎爸”之争

第三只眼

□ 周学泽

2020年12月28日，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于当日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

傅聪的去世，牵出很多陈年往事，因为傅聪的父亲是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艺术评论家傅雷，而傅雷留下一本曾经风靡一时的《傅雷家书》，这本书是傅雷写给爱子傅聪的书信集结，虽名曰家书，但其实称为谈艺录更为贴切，被认为是家教的典范之作。

但对傅雷的教育方式，有些人不以为然。傅聪去世之后，对傅雷教育方式的批评也重新泛起。比如，有作者言九林就写了一篇《傅聪能被培养成材，与傅雷的棍棒教育毫无关系》，文章举了几个傅聪小时候顽皮或不专心，而被父亲傅雷打揍的事。

其实，此前也有一篇文章，直接批判《傅雷家书》。一篇《大名鼎鼎的<傅雷家书>里，藏着残酷的父爱》的文章说：这本家书里的傅雷，是一个经常对孩子使用暴力，且对孩子控制欲极强的父亲，并不值得当代父母们去效仿，“傅雷为人严肃、性格暴躁。反映在对傅聪、傅敏兄弟的教育中，就是常说的‘棍棒式家教’”。

不过，笔者观傅雷其人其事，阅读《傅雷家书》，感觉“棍棒式家教”的结论下得实在过于武断。

傅聪有音乐天赋，据说4岁就能辨音之高低，因此，即使没有严格的后天教育，可能也会在音乐上有所成就，但如果没有傅雷的指导，会不会成为一个著名的钢琴家，这是有疑问的。

现代作家楼适夷是傅雷的好友，他对傅雷的教育方式有过一番公论：“有的人对于儿童的教育主张任其自然而因势利导，像傅雷那样的严格施教，我总觉得是有些‘残酷’，但是大器之成，有待雕琢，在傅聪长大成材的道路上，我看到了作为父亲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在身边的幼稚时代是这样，在身处两地，形同隔世的情势下，也还是这样。在这些书信中，我们不是看到傅雷为儿子呕心沥血所留下的斑斑血痕吗？”

楼适夷认为“大器之成，有待雕琢”，这句话点得恰当，言外之意是如果追求小有所成，可能不需要太费心力，但如果是追求大器之成，必得雕琢，这其实是“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的另一种表达。世界上有大成就的人，大都经过非凡经历的考验，因此，磨砺式教育，也被世人公认是成材的必经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对傅雷的教育方式的评价，楼适夷并没有用“棍棒”二字，他用的是“严格施教”，这也是对傅雷教育方式的精准概括。

傅雷对自己的教育是有反思的，“我的教育不是没有缺点的，尤其所用的方式过于严厉，过于偏激；因为我强调工作纪律与生活纪律，傅聪的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远不如一般青少年的轻松快乐，无忧无虑。”但“严格施教”和“棍棒教育”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棍棒教育”是无情的，“严格施教”是带着爱心的，傅雷内心非常爱自己的两个孩子。

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晚，傅雷给傅聪写信说：“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在这些语言中，我们看到的是爱子之切。

因此，傅雷的严格施教，有“慈父”做底子，其所谆谆教导傅聪的，是先做人，后做音乐家。

傅雷敏锐，性格刚直，宁折不弯，是一个大写的人。正如楼适夷在《傅雷家书》出版时所说：“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有时会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磨难、侮辱、迫害，陷入似乎不齿于人群的绝境，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掩灭，还是要为大家所认识，使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

傅雷年轻时喝过洋墨水，在法国学的是艺术理论，但观其人其行，颇有古之儒者的骨气和风范，他的教育方式，与孟子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三字经》中的“教之道，贵以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一脉相承。

每天上午和下午，傅聪常常几小时几小时地练习弹琴，有时手指酸痛，十分疲倦，也不敢松弛一下；傅聪有一次“一面练琴，一面看《水浒传》”，受到父亲严厉的惩戒。傅雷严厉，但并不刻板保守，很注意保护孩子的创新意识。有一次，傅聪练琴时脱离琴谱弹了自己想象的调子，正在工作的傅雷听出了“异样”，便下楼来，傅聪很害怕，但傅雷让他重新弹了刚才的自度曲，并亲自画上五线谱，说这是很好的创作，并命名曰《春天》。

傅聪在艺术倾向上深受傅雷影响。晚年的傅聪曾说，自己更亲近莫扎特而不是说教式的贝多芬，甚至说“中国人灵魂里本来就是莫扎特”。傅聪这种艺术体悟是受到傅雷影响的。傅雷推崇莫扎特，他认为“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莫扎特的作品跟他的生活是相反的。他的生活只有痛苦，但他的作品差不多整个儿只叫人感到快乐”。

笔者观察，傅雷的这个艺术倾向其实是受到白居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思想的影响。傅雷对白居易有很深的研究，他不喜欢感情直露的艺术表达，认为艺术创作应有所“收”。

傅雷还特别善用孔子提倡的“因材施教”。傅雷对傅聪要求严厉，是因为他感觉“傅聪目前的生活方式仍不免散漫”。对两个孩子傅聪和傅敏，他更有独特的方向把握。傅敏每天看着哥哥傅聪刻苦学琴，曾有学音乐的想法，打算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但傅雷说：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你呀，是块教书的料！后来，如傅雷所言，傅敏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教书育人，他退休前的职称是中学的“特级英语教师”。

因此，傅雷的教育方式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那就是重视规矩、讲究创新、因材施教，这正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是直到今天也应该提倡并发扬光大的，说傅雷的教育是“棍棒式”的，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也太轻率了。

山东体坛 一周回眸
中国体育彩票 CHINA SPORTS LOTTERY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全国游泳争霸赛 我省队员获6金5银4铜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宫尚文 孔军 报道

本报讯 日前，我省选手在全国游泳争霸赛取得骄人成绩：杨浚瑄一人独得女子100米自由泳、女子200米自由泳、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3枚金牌；小将程龙也有上佳表现，一人独得男子800米自由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2枚金牌；季新杰夺得了男子400米自由泳金牌。最终我省在比赛中获得6金5银4铜。

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 于松楠夺冠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郭伟 报道

本报讯 1月5日，2020—2021赛季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在天津蓟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完赛。在前几日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上取得佳绩的山东短道速滑队再次向国内冰上强队发起挑战，其中小将于松楠在男子500米决赛中战胜奥运冠军武大靖夺金。另外，在联合组队参赛的男子5000米接力和女子3000米接力中，山东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省第四届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 泰安选手王磊夺滑雪首冠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宫尚文 史文平 报道

本报泰安1月10日讯 今天上午，我省第四届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的首场滑雪比赛中，泰安选手王磊夺得双板大回旋比赛的冠军。

这对于首次举办省级大型冬季冰雪赛事的泰安市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好消息。本届运动会设置12个比赛项目，分为雪上项目和冰上项目两大类，各6个。省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创办于2017年，4年来，连届举办，有力地推动了我省冰雪运动发展普及，促进冰雪健身消费，营造了浓厚的冬奥社会氛围。

全省业余羽毛球精英 决战滨州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宋莹 李洁 报道

本报讯 日前，中国体育彩票“中泰证券”杯山东省第五届业余羽毛球联赛总决赛在滨州落下帷幕，这是2021年开年我省首个省级全民健身赛事。济南热力、日照飞羽和淄博齐羽羽毛球俱乐部分获总决赛前三名。

充实师资队伍 我省培训滑雪国职骨干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史文平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0年山东省滑雪国家职业资格骨干师资暨退役运动员培训班在青州驼山滑雪场举行。省运动队优秀退役运动员以及省内部分具备一定基础的滑雪爱好者等共55名学员参加。

菏泽市游泳训练基地挂牌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刘珂君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菏泽市游泳项目训练基地正式挂牌。目前，游泳队正在选才和系统训练中，储备游泳、铁人三项和现代五项等项目的后备人才。

全民健身设施建设 东营增添新亮点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魏绍龙 报道

本报讯 去年以来，新款二代健身器材陆续亮相东营，市民健身有了新选择。据了解，目前该市已安装二代健身器材44处，分布在所有区县。近年来，东营市投入近3亿元，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健身设施网络。城市社区健身设施覆盖率达到100%，建成“10分钟健身圈”，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率达到98%，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示范工程80余处。目前，该市拥有各类体育场地7891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05平方米。同时，该市还大力实施街头游园+体育工程，建设具有体育功能的街头游园200多处。

淄博市体育社会组织进校园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尹珂 孙新渊 报道

本报讯 日前，淄博市体育社会组织进校园暨张店区体育社会组织进校园正式启动。淄博市体育局、淄博市教育局、淄博市体育总会三部门联合下文，首批公布的44项体育社会组织项目中，包含很多新颖的体育项目，如象棋、轮滑、毽球、航模、马术、拳击、五子棋等，大大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临沂体彩为爱心书屋捐书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赵智 王丹 报道

本报讯 近日，临沂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市体育总会常务副会长刘梅，临沭县政府党组成员刘家合，临沂市体彩中心主任李伟健等一行来到临沭县青云镇中心小学，开展了“体彩爱心书屋”公益捐赠活动，将200多册爱心图书送到了青云镇中心小学图书室。

泰安体彩志愿服务站授牌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赵智 王丹 报道

本报讯 1月5日上午，泰安体彩志愿服务站授牌仪式举行。泰安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兵为优秀业主杨方举颁发服务站牌匾，鼓励他继续做好服务。这也意味着泰安市80家服务站正式“上岗”，拉开体彩业主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帷幕。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6号 邮编:250014 电话查询:(0531)82968989 报价全月45.00元 零售价:3.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昨日开机5:20 印完8:1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